

經部

詩序補義卷二十一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　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箋云從此至卷阿為成王之正大雅

尊祖尊始祖也配天則尊尊之至矣言尊祖而配天在

其中故不言配天頌思文篇序曰后稷配天也尊莫尊於天但言配天而尊祖亦在其中故不言尊祖一章補正云郊之祭尊無與匹故主日而配以月配日非配天也五帝郊祀必先帝有聖德者故舜舍瞽瞍而郊堯鯀之得郊有以死勤事之功而議禮者猶有憾焉媒氏配天瀆亂不經甚矣周以前何嘗有禖祀生民之詩所云以弗無子者亦何嘗爲祈於先禖哉世本及譙周古本因云伏羲制嫁娶之禮既用之

配天其尊貴先媒則燧人氏火食宜為之先炊何乃為老婦極畀之祭乎甫田及此詩攸介攸止俱當訓介為助姜嫄從高辛之行葢為助祭曾孫親履田間亦為助田畯勞農也

聖王表揚先德當傳其可信必不傳其可疑如云乃祖無人道而生雖在常人恐形於色史遷謂劉媪與異人遇感龍而生高祖武帝好神仙故不之禁也聖如周公肯以怪誕不經之說誣先祖哉褚先生曰后

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云無父而生乎自山海經謂后稷生於巨跡爾雅釋詁又訓武為拇列子史遷皆踵其訛鄭箋因改毛傳矣乃張氏謂人固有化生者嚴氏詩緝曰此可以語洪荒之始不可以言稷大聖莫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有異於人哉葢高辛姜嫄因郊天而祈子故此曰克禋克祀履隨也武步也姜嫄為祈子之故從高辛步武而行異神之速歆而俾有子

也助祭居於后位介助也止居也行禮既畢而歸未幾有震肅居側室乃生后稷焉此曰帝下章以上帝別之知帝為高辛也下章曰上帝居歆與此敏歆無異也曰載生載育血氣之類父施母生人道之常非如陸終娶於鬼方剖其脇而獲之也詩辭本醇人自擾之耳然則姜嫄何以棄之按傳最近情傳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孔疏云異之於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

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耳按後世以
俗忌棄者如田文胡廣檀道濟是也以貌之怪惡棄
者如王鎮惡張法雲是也后稷之棄以其怪惡毛公
傳經夫有所受後人自生枝節耳
二章降生之異足以驚人故心疑之曰上帝之靈甚
赫也豈心有不寧乎不康我禋祀乎何居然而生子
之異也居然驚異之意已含奇表異相在內
四章以就口食不過自知食耳而粒食天下之智已

胚胎於此蓺之以下固是種植有道然却無心而化

工呈

五章后稷農官名提出后稷已為后稷之官矣五穀之生天與以時地與以利后稷則盡人力以助穀之生而天地交頼之道則其方也草不除則禾不立故茀草為第一義數實字便有道在凡浸灌耘耔防護諸法無一不具封邰重報功上非欲其主母家之祭也疏云邰為后稷之母家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

滅絶或遷之他國也

六章重肇祀説祭祀自古有之而秬秠以釀酒糜芑以為粢后稷倡之也

七章我祀言得天下之後我之祀后稷也或春四句承秬秠糜芑來是為饎事蓋即后稷所降者祀稷也下分吉蠲求神獻尸三項宗廟祭后稷因及七祀之行宗廟及行皆有尸故又言獻尸之物燔烈所以為尸羞也内外之祀並舉以起來年之祭嗣續於不絶

也

八章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卬與我字應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指尊祖配天之祭香謂粢盛及備物之香氣所謂臭也上帝居歆則后稷之歆可知蓋自后稷以農事肇祀以來世世力農承祭無有罪悔以至於今有天下故郊天而配以稷無罪悔言獲福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　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

尊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補正云此王以族燕之詩非祭畢之燕也序云忠厚忠者出於實心厚者親愛無已全詩之旨躍如矣仁及草木以下講師之附益也

一章凡興例不一有以一句興全篇者緜是也有以四句興下二句者此章是也行道也蘆葦水生古人井閒有溝溝上有塗故道旁有葦也補傳云人之兄弟相聚而處如葦之同根相依而生如葦之枝葉所

以不可遠踐履之則傷物之生意遠之則傷兄弟之生意生意者相親相愛如物之天機盎然也爾訓近近之者親之也傳曰戚戚内相親也吕成公以為深體詩旨蓋下面以燕以射俱是外面相親本之自内須有一段至性從天倫流出誠意惟恐不周恩誼惟恐不至略不參一毫勉强孔疏所謂親親起於心内也古義筵竹席也几踞几也存旨云兩或字是開燕初預擬何人當肆筵何人當授几尚是未然事

二章王與族人燕或稚者肆之筵矣老者授之几矣
而且設重席且有緝御有加無已也或獻或酢二句
禮之詳也醓醢以薦三句物之備也或歌或咢樂之
和也
三章序賓以賢不中者飲射之常也序賓以不侮即
中者亦飲設為此格以協其歡詩所云雖同姓亦曰
賓故曽孫曰主
四章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非酌老人也既無不飲矣

又酌以大斗以祈其壽考也盖酒以助眉壽能勝大斗者致高年之祝欲其盡歡也

至於黄耇台背者豈可湮沒其善故乞其善言以前導之以贊翼之使我壽考維祺以助我之景福也儀文節節加詳禮意節節加密行葦忠厚之至如此

行葦四章章八句

既醉大音泰平也　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正大雅何一非太平之作何於此詩言太平疏云此

篇福事數備於五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李氏樗曰方且至於子孫綿綿延延似續而不絕豈特五福哉此可以知太平之說矣人君一身為天下臣民斂福之原五福有一不備則太平之福必有所虧即五者具備天下無事而當時雖盛禍亂已伏豈能久享太平至永錫祚胤而後太平之業萬年弗替此真所謂太平也此詩蓋以太平祝

成王而所以致太平者由於德之昭明箴規之義也
一章介爾景福統冒全篇公尸嘉告以下皆景福也
二章介爾昭明人君自明其明德而神若助之如云
天牖其衷耳
三章有融昭明之極也不特融其疵纇并融其思勉
高者峻極不可踰朗者瑩徹不可掩令終即中庸所
謂不息則久也有俶者於今日之善始知他日之善
終也　下五章無疆之福使以有盡之德承之豈能

相副此章將昭明之德推勘到無以復加則下面福祿之來方不是倖致雖云神助實由於己

四章其告維何一句提起籩豆靜嘉以下及下一章是公尸嘏辭其類維何則又詩人之辭蓋公尸口中無自作問答也仇少宰兆鰲曰此與下章皆當重君子上蓋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是為君臣一德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是為父子一心

五章威儀孔時當指孝子說言舉奠之時威儀之甚

宜者則君子之有孝子也但言朋友及嗣子之威儀而君子之威儀更不待言傳云類善也箋作族類之類宜兼說言父子同心感格故神永錫爾以衆善之類使弈世皆有是善也下三章即此意申之

六章其類維何凡在室家嚴密之地者無一人不均受其慶也

壼宮中之巷言深遠而嚴肅也盖深宮嚴密之地自謂外廷無知者縱逸敗度無所不至不知天命之凝

承祖宗之繼述子孫之孚毓皆在於是善則和氣致祥不善則沴氣致戾國祚脩短之機也此文王所以雍雍在宫無射亦保歟

補正云觀晉魏以後亂亡之國子孫后嬪死亡奔迫汚辱之慘始知室家之壼即如天之福也秦漢以後亡國子孫無不被其災者周人雖遇暴秦之阨不過其君稽首獻地仍號南君以守先祀皆文武周公盛德所積而詩人所謂永錫祚胤者早信其理之必然

矣

七章八章申言永錫祚胤之意祚福祿胤子孫原離不得故七章其胤維何而云天被爾祿景命有僕便見子孫之賢而福祿附之也八章其僕維何而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便見福祿之來而賢子孫承之也此國家所以卜世三十而長享太平於無窮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　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

成王大雅皆守成之作序獨於是詩發之成者先王之成法守者不妄有所作為也吾蓋於興義得之鳧鷖水鳥陸璣所謂鳥之謹愿者也故以為守成之主之喻盖一部周禮宏綱鉅目燦然具備更無滲漏待後王補正但當尊守力行之偶一紛更則禍不可言今成王守之弗失猶鳧鷖之鳥常在於涇其在沙亦涇之沙在渚亦涇之渚在潨亦涇之潨在亹亦涇之

亹雖遠近左右微有不同總不離乎其處以興王者成法雖先後疾徐微有區别總不易乎其方所謂守成也興處已含正意更不明白說出三百篇此例最多公尸以下但言其感格神明而受福也集傳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歌本之鄭箋以此詩用處言之序則推本作詩之由也

一章言水鳥常在於涇守之弗去守成之主率由罔懈何以異此故公尸之來燕也心安之甚即公尸之

寧知祖考之寧矣

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亦成法所在恪守罔失亦是守成處與處所該甚廣而燕公尸亦其一也

四章既燕于宗宗廟也有常處也

五章傳云亹山絶水也吕成公引後漢書馬援傳浩亹注浩水名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更分曉

無有後艱孔疏云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補正云

必無有後艱福祿乃有終燕樂之時而預及此使君臣上下長幼親疎莫不惕然自循省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補正云左氏嘗受經於孔子中庸乃出孔子之孫皆以為嘉樂蓋見聖人所删之詩其序有嘉成王之語故以為嘉也然則詩之有序在左氏子思之前此可證也

既醉篇序言太平所以致太平者由於德之昭明而昭明之實際詩未明言也鳧鷖篇序言守成其守成之獲福詩言之而其所以守成亦未嘗明言之也此篇補正云首言受祿于天而先之以顯顯令德次言干祿百福而繼之以率由舊章三章言受福無疆而先之以率由羣匹末章言燕及朋友而先之以之綱之紀言民之攸塈而先之以不懈于位葢人君所以受祿于天者在宜民宜人所以宜民宜人者在修德

於身所以修德於身而宜民宜人者又在法祖任賢而修德法祖任賢皆不可以始勤而終怠也然後紀綱常明而臣民胥協焉按此則成王之守成而致太平其實功實事皆於此篇發之故篇首云嘉樂君子言其可嘉可樂也序云嘉成王見成王之賢備見於是也而東萊謂既嘉之又規之亦無不寓其中矣

一章宜民宜人正德之顯處

二章舊章文謨武烈著於典冊者也周公告成王曰

篤敘乃正父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又戒之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可知成王孳孳矻矻惟率由二字而詩乃為子孫言之數百年後韓宣子猶曰周禮盡在魯魯叟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則子孫之世守何有窮期歟

三章末二句集傳云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蓋英主嗣位往往自作聰明秉用新進其於先王所遺羣

彦或以不順已而怨或以犯顔而惡舍置舊人即是舊章變亂之根惟推心置腹以任用立政所謂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是也匹者配也明良一德與已相配尚有怨惡之隙耶四方之綱言羣臣釐其事而人君總其成綱舉而目自張也四章之綱之紀燕及朋友蓋政平刑清禮明樂備總在君身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而羣臣亦賴以安安非怠逸之謂綱紀明則國有成法事有定規百辟卿士

但安意率由之若恣情變亂其不安孰甚則綱紀不明故也人君致治其大端在息民而民之攸塈全在不懈于位上一語足包無逸一篇大旨乃不以爲責難而以爲媚呂氏所謂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名康公戒成王也　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是詩若於層次難明尚未至豳而云既庶既繁下文

又云于時處處陟巘又陟南岡又云旣景乃岡胥原

又云瞻彼溥原依京又云于豳斯館廬旅又云止旅

一望茫然然細按本文脉落前後自見

一章言公劉在邰重農積穀國勢富强可以遷也

二章上文言爰方啓行矣而所以必遷之故尚未説

出故此章補敘之以其在邰之原故曰此原旣庶旣

繁民居稠密無可居止於是順民之情宣布遷國之

令而上下相同無有永歎者永歎者如盤庚遷民而

不適有居是也然其初不敢遽宣其令也登髙望逺復降在原以玉瑤鞞琫之飾親升降勞勩之事知此原上下四旁無可以容此大衆夫而後宣布遷國之令焉陟降下着何以舟之三語公劉往來不止一次斯民常常習見以形容其審度之慎也盖安土重遷者人之情公劉非如太王之迫逐茍非萬不得已則不為亦見人浮於土勢不能容不得不議遷耳于胥斯原四句當在爰方啓行之前見其君民和同陟則

在巘五句又當在既順乃宣之前見其再三愼重也
緜之篇於來朝走馬下補出謀始契龜義亦同
三章言建都於京也曰逝彼瞻彼則非此原明矣盖
别為一溥原即豳也添一溥字則有什伯倍於此原
者矣平曠之地百泉逵之山川精氣所聚往而覾之
乃陟南岡之高乃覯于京之大京大也師衆也後世
因以名天子之都李巡曰丘之高者曰京南岡是溥
原之山京是溥原之大丘登高以望形勢覯京以定

建都俱承瞻溥原來非至陟南岡而後覯于京也於是自邰啟行即此京師之野建國焉處其所當處暫止其地也從王之人皆旅人也築廬舍以棲之直言論難凡寢廟宫室民居無一不經營籌度而百堵興矣逝彼百泉四句在啟行之前京師之野以下在啟行之後非既啟行而後覯京也

四章言既安居而燕羣臣也依安居也則寢廟成宫室立於是登筵依几執豕用匏雖草昧初開而蹌蹌

濟濟之盛想見從臣羽儀具有開國氣象異姓則為之君同姓則為之宗又情洽而分嚴也

五章營度於野外耕桑之地也欲疆井畝必先正其方向何氏楷云視其陰陽向背寒暖使種植各適其土之宜如黍宜高燥稌宜下濕之類觀其水泉灌溉之利如水東畝南水南畝東之類也古者田賦出車什一而稅故軍制稅法即於井畝時定之清溪李氏曰度其夕陽西方負山少見夕陽則居人苦寒故又

度其有夕陽者以定民居也此則國中所不能容者
又度山間向陽之地居之而豳人之居於是益大
三單傳云相襲也箋云大國三軍以無羨卒釋單義
范家相曰非無羨卒也不用羨而止用正耳故曰單
若王肅云婦女在内老弱次之强壯在外則始遷在
道之時耳如平時軍制役及婦女老弱豈公劉之師
哉出則賤者在前貴者在後則下軍而上軍而中軍
入則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則中軍而上軍而下軍所

謂三重相襲也

六章詳味止旅乃密芮鞫之即二語盖以處新甿也新甿者既遷作室之後又有來歸之衆也營宫廟作賓館定井賦上文已詳言之不必又重叙一番按補傳云廬旅前日流寓之客户今已為舊民矣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户也詩言舊民已授田畆既遷而新至者則先授之館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是也既授館矣乃涉渭之流取石以為礪取鐵以為

鍛為新甿備器用既定其居止又疆理其田野其來者益衆乃使夾皇澗遡過澗而居所止之旅日益稠密乃即汭水之外居焉户口繁而民生遂公劉所以開王業歟爾雅厓外為鞫

公劉六章章十句

許氏謙以此篇為豳雅辨見豳風

泂酌名康公戒成王也　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行潦挹注一念之誠也猶足格天況有君民之大德

者乎皇天親之饗之固其所也便有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意所以為戒也

左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據此說詩興義自明餴饎濯溉祭祀之事罍祭器也

傳云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本表記以釋豈弟之義黄實夫云父母之愛子誠心也心誠求之則赤子無難知之情萬里之遠若

一堂之上萬口之異若一辭之戴此名康公所以論亨天之理以明治民之理也

可以濯溉方可以濯罍可以濯罍方可以餴饎有以安息其赤子方為赤子之所歸方為赤子之父母其理一也

泂酌三章章四句

卷阿名康公戒成王也　言求賢用吉士也

朱子以此及上篇皆名康公作此君子指王按諷詠

首章集傳自不可易但既以君子指成王三俾字作何着落蓋俾者使也孰使之下文馮翼孝德之人使之也詩言爾既泮奐優游矣土宇厚矣受命長而茀祿康矣豈弟君子必有人焉使爾終其德性日以充滿則似先公酋矣且主百神而終純嘏矣三章俱連用矣字作游移欣羨之詞為下章四有字蓄勢於是緊承上文俾爾彌爾性者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頓出一班賢人來連用四有字兩以字勢如山立康公一

片歆動之意如見引即牖其性中之良知㢲即補其性中之良能以使爾彌也俾爾彌爾性則容貌之尊嚴德行之純潔聞譽之美威儀之隆皆爾性中自然流露之光輝故及顒卬一節

鳳凰于飛兩章以鳳凰興賢士箋云時因鳳凰至因以喻焉疏引君奭云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古今樂錄載成王神鳳操云鳳凰翔于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恩德臻于胥樂民以寧則成王時實

有鳳至若竹書紀年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見又云王遊卷阿則依託此詩為之不足信也馮翼孝德在朝曰士在野曰人爰止則近故興士傅天則遠故興人媚于天子非容悅也以責難陳善者媚之媚于庶人以遂生復性者媚之

鳳凰鳴矣兩章比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而王當致敬盡禮以迎之也蓋上四章言賢才足以輔君治民而此二章則責備到成王身上遂歌與首章來歌相

應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名穆公刺厲王也

箋云從此至桑柔為厲王之變大雅

穆公兩朝元老顧命大臣知無不言即奔彘之時猶

自言曰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豈有所疑畏而

託詞以諫哉此詩是刺一少壯用事之人觀戎雖小

子二語自見葢與穆公同秉國而信任於暴主者故

為戒小人之詞使王知其人而去之也墨子荀子皆云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公終今所戒者非榮夷即虢公歟

一章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猶言民不堪命也民不堪命致亂之由大記云荊楚寇於南玁狁寇於北淮夷寇於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四方之不安孰甚要在惠中國以綏之而所以惠中國者除其寇虐吾民者而已寇虐之人即詭隨之人也　從來相臣

誤國必有為相臣任用之人以為爪牙此輩豈無是非良心而貪取富貴明知不義而詭隨之則天良喪矣故曰無良略假事權便播惡於衆凡擄掠人之資財戕害人之身命離散人之妻子毀敗人之名行有一於此即寇也詭隨之肆虐何以異此故五章皆曰式遏寇虐而不變其文憯不畏明公行横暴天道之明威萬民之指視皆無所畏人以為極慘彼以為適意乃剛惡也

二章惛怓謂羣吠一聲無有正論也民憂憂其害及己也　奸相得君必有微勞見信故人主不覺其奸勉之以無棄見微勞不足恃也

三章罔極變幻不可測也慝即寇虐之慝於中者此又假公濟私因事播惡之小人所謂色厲内荏穿窬之盜也　敬慎威儀言小人善窺意旨不可少假辭色惟近君子則小人自遠語指同列而警王之意深矣

四章何人斯曰既徵且尰即此詩所謂醜厲也正道敗壞令人同歸醜行此又寇人心術者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惕然使之深省亦使王自悟也

五章繾綣互為黨羽牢固不可解也正反者於正道而反之則是非不明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此詩即上篇所論列之人蓋少壯柄用者也觀上篇

戎雖小子此篇小子蹻蹻可見但上篇是論其聽信
羣小縱惡害民此則直指其身語更切摯耳　凡近
小人者未有不遠君子彼盛年用事羣奸附和於老
成必狎侮於容止必矜張曰靡聖管管曰小子蹻蹻
善人載尸皆狎侮老成之事上篇所以欲其近有德
也曰出話不然曰威儀卒迷勉其辭輯辭懌戒其囂
囂譊譊皆容止矜張之事上篇所以欲其慎威儀也
通篇惡小人無遠謀而不肯用人之謀故一章曰猷

之不遠是用大諫二章憲憲泄泄無謀之謂也三章我即爾謀又曰我言維服告之以遠謀也或詍詍而戲或囂囂而傲或蹻蹻而驕如此聲音顔色拒人千里此其所以敗壞不可救歟末以敬之一字藥之能敬則親君子肅威儀人皆樂告以遠猷而君民胥受其福

一章猷之不遠利在秋毫害在畢世范文子曰國家之事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所謂童子之見也出話即

所謀之言猷不遠則出話亦無當故大諫承猷不遠

來　上篇以大諫終此以大諫始

二章憲憲泄泄猶云燕子處堂不知禍之及也其病

在飾非拒諫若能辭輯辭懌則出話必能合理而讜

言可入詢謀集益有裨於民

三章笑者笑其非今日之亟務也不知我之所言正

是亟務何為笑之

四章當時必以君子年耄相戲謔如云爾何知中壽

爾墓之木拱矣以憂為謔則安危利菑勢不可救

五章夸大也毗附也夸大其言依附曲説以禦人之口又盛氣凌人則善人惟箝口不言夫至善人載尸其禍尚可言耶民方愁苦呻吟善人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而告之以至喪亂死亡民無依倚更無有惠我師而一言救正者可哀也

六章殿屎喪亂之民必歸於邪僻豈其民無忠順之性哉觀天牖民之易則知牖民者不必强制如弭謗

之術也但無自立僻則多僻之民自化不然放僻無所底止也然則國人流王於彘凡伯先有以燭其幾矣

七章厲王非如幽之欲廢太子何故為宗子危之諸家說俱未妥清溪李氏曰藩垣屏翰皆為城而設者而君則城也懐之以德則四者皆安矣若藩垣屏翰之俱傾城能無壞乎當斯時也子然獨立豈不可畏哉按此則宗子即指王也以天下言則曰天子以同

姓言則曰宗子所謂君之宗之也不言王而言宗子者史記王以榮夷公為卿士用事按武王時有榮公十亂之一成王時有榮伯作賄愼息之命夷公其後也馬融曰周同姓畿内諸侯為卿大夫者也芮良夫謂榮夷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正所謂猷之不遠者然則是詩所刺其殆榮夷歟

八章敬天之學豈堪為此人言意在諷王也盖少年輕率其平居媟嫚無所不至又不聽老成不畏喪亂

不恤民瘼事事俱自立辟而出王游衍天實監之即上可以欺君下可以病民曰明曰旦之威必不可以罝罝諕諕者蒙之所謂天道昭昭炯於白日蓋動之以天譴之嚴也回天心免人禍亦曰敬而已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序補義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劉文耀

詩序補義卷二十二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故作是詩也

周自成康而後以至穆共無甚失德雖懿王之世就衰夷王之變覲禮然亦未至大壞至厲王横暴棄義

類任小人廢典刑沈湎於酒色休然於國周室於以大壞矣本實先撥大命以傾必然之勢穆公之所以傷也序傷字乃從乜咨字體會出實指厲王時事而移置紂身上繪圖寫照却不著一毫色相只以末二句動其鑒殷之思是點睛處也蕩蕩以下講師之謬說耳一章上帝者下民之君無不畀之以恒性者也今日之上帝忍而暴虐其命多邪辟若不以善畀而以惡畀者然是天生烝民其命之善殆不可信矣而不知

非天命之難信也天命本善習染汚之鮮克有終然則非天命之辟也亦人自為之耳先從本原上痛下一針

二章人臣之惡莫大於貪酷强禦酷也掊克貪也詩人故作怪問之詞上二曽是何乃有是人乃天降之滔德以禍人國者也下二曽是何乃用此人乃女力興之以自禍者也讀詩記云力言任之堅也

三章義類善人之儔類也言爾前日秉用之善類强

禦之人多懟之乃採流言不根之事使受誣而去而已乃專為寇攘以用於内也式用也傅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真氏德秀曰内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王氏應麟曰盜言孔甘寇攘式内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作祝怨謗也惡播於下怨歸於上靡屆靡究恐非監謗之所能弭也

四章人君有殘民之意而後酷吏中之人君有嗜利

之意而後貪人中之炰烋斂怨即是强禦掊克之根傳云炰烋猶彭亨蓋凌虐之狀也斂怨以為德言聚怨於已以為聚德於已而惟日不足如人以為聚斂彼以為理財也由君德不明之故不明故義類屏絶前後左右公卿皆寇攘也尚得謂之有人哉

五章喪亂多誘於天紂云我生不有命在天然沈湎于酒豈亦天湎汝乎沈湎則義類遠而不義親正論不聞諂諛見用故無所不為如此既愆爾止以下想

見君臣日在醉鄉惛然不知大命之將傾

六章義類既空人皆慆德民之作祝也如蜩如螗而且騷動也如沸如羹事無大小總不離乎亡國之轍及此速改猶或可挽回於未壞也人指君臣由行言君則炰烋斂怨臣則强禦掊克行之不改也故遠近無不積怒而虐焰及乎鬼方矣史稱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其王號是也

七章舊臣即老成人也縱無舊人尚有舊法女惟不

聽而顛覆之大命以傾耳設聽而用之未嘗不可轉危亂而治安也

八章顛沛倒仆也揭根見也君身本也天下枝葉也本先撥而枝葉從之君身先壞天下亦由之大壞末二句言外見宜鑒于殷結出作詩之旨

蕩八章章八句

金氏履祥曰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

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名
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
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彘本實先撥斯可見矣嗜
好用舍之間可不慎諸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吕成公曰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
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自儆韋昭謂懿即抑也
說者遂以為此詩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其在于

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以詩為正可也

按史記衛世家武公和立於宣王十五年孔氏謂立於三十六年誤也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即以作懿戒之年為卒之年則即位時年四十若在三十六年則年已六十有二即在十五年亦年四十有一共伯為武公兄年益加長作

栢舟之共姜亦老矣父母何為欲嫁之詩云髧彼兩髦髦者子事父母之飾既小斂則脫之史謂僖侯既葬則共伯脫髦久矣又安得云兩髦以詩證史其謬立見盖共伯之卒當在僖侯卒之前一二年而武公少於共伯其英年嗣立無疑其卒在平王十三年已至百歲外而其立必厲王之時也

幽厲皆亡國之君而病症各有不同幽則小人艷妻宦豎交亂其時亦多傾險柔惡之人厲則燕喪威儀

飾非弭謗任用皆强禦掊克故刺幽多沈痛刻酷之音而刺厲者但規其威儀言語任賢納諫義各有當也此詩與民勞板蕩無一不合其云顛覆厥德罔敷求先王即尚有典刑曾是莫聽也其言不愆于儀輯柔柔嘉即戒其愆爾止也其言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無易由言即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是用大諫也其言肆皇弗尚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即小大近喪也其云相在爾室即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也其言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亦聿既耄即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也其言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即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也民勞曰敬慎威儀板曰威儀卒迷而此亦屢言威儀蕩曰靡明靡晦而此欲其夙興夜寐至厲王沈湎一事史傳所不詳獨蕩之詩曰天不湎爾以酒式號式呼而此亦云湛樂于酒細玩四篇無一語不符蓋因其受病之處各抒所見或借刺或隱刺俱切中其㢣故不謀而合以詩證詩孰謂此詩之非刺厲王哉

刺厲而云自儆者何也武公英年即位恐忠言不見聽故托為父兄師傅訓已之詞以告于王曰爾曰小子皆指武公亦聿既耄誨爾諄諄皆父兄師傅自謂及武公暮年以是詩有裨於修身齊家治國之要使人日誦以自儆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也

一章首提抑抑威儀通篇以威儀為主蓋王燕褻威儀臣下相習成風正救時之藥也　補正云此詩屢

以威儀為言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而威儀
是力者入德之門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
入之其在後生小子執德不固者尤為存養持守之
切務記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周書顧命
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武公之意亦猶是也靡哲不
愚者自非成德每患威儀不中節知及之仁能守之
尚不能莊以涖之故雖哲人而氣質之偏亦惟此威
儀或有所戾也

二章道德謨猷皆歸之敬慎威儀蓋容貌為德之符敬慎則恂慄存而道德之光外著命之所以定猷之所以遠也

三章其在于今四字轉捩興起也如女興是力之興四句雖言自已實暗指厲王女雖湛樂從乎何弗念厥紹而一猛省也先王明法具在罔敷求則顛覆厥德矣

四章皇天弗尚承迷亂于政來夙興夜寐洒掃廷內

則弗安湛樂矣維民之章言此廷內道德於斯立謨謀於斯成可以為民表修爾車馬以下所以禦變皆克念厥紹處

五章質樸質也侯度諸侯之法度也言質矣爾之人民謹矣爾之侯度似無不虞之事而必用戒者蓋一話之失足以召釁一儀之衍愆實為厲階必柔嘉而後無意外之虞也

六章無易由言承上章斯言之玷來　惠于朋友而

羣臣奉其言惠于小子而子孫繩繩法其言惠于庶民而萬民無不承其言反是則失言之禍大矣

七章屋漏而曰不顯曰莫覯便是愧恧之滋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時時省察乃能不愧於心

八章以慎獨功深自然之符告之言修德而有威儀人自悅服如投桃報李之不爽也若身不修德而責民之服猶童羊而責以角徒惑亂小子耳烏足信哉

厲王監謗欲以刑威致民之服故言及之

九章以下恐其言之不聽而反覆警之也此章言溫溫斂盡客氣歸于和平篤實恭則其外著者也絶不以明哲自見不知正第一明哲人告之善言無不樂受若强戾不恭聰明自用正天下之大愚人也

十章未知臧否猶未便是愚至手攜事示面命耳提而猶曰未知此纔是愚人若在幼穉或可以俟亦既抱子不終為愚人乎此非質之本愚也乃自以為智盈心悞之耳苟無盈心則溫溫恭人虚以集益足以

知其理而成其德天下豈有夙知而晚成者乎

十一章昊天孔昭我生靡樂是托為父兄師保自述其憂勤之意三我字乃立訓者自謂也誨爾四句即上章未知之故　補正云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曰汝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而非甚幼矣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來若曰借曰我有未知亦聿既耄而更事多矣按此既耄二字方有著落

十二章舊止即先王之明刑也取譬不遠猶云能近

取譬耳言近取先王之明法與吾身所行譬之亦猶
是也則天命不差忒而常眷顧矣如回遹其德俾民
大棘則明刑顛覆天命能無忒乎此一章結出數求
先王之意以収全局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補正曰小序謂刺厲王朱子發五義以辨其不然
但耄期之人使人誦于側以自警則當戒以倦勤
勉以克終篇中無一語及此反覆玩索似武公家

訓所以示其子孫也　按此亦泥國語九十五歲作懿戒之言其實此詩作於武公初即位之日托為父兄師保之言以訓已者因而諷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朱子以詩有滅我立王之文疑作於共和之時信然也是時厲王居彘宣王未立人情洶洶思亂篇中所言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民之罔極民之未戾皆指此也周公召公保護太子一意調停朝政若于不可太

加整頓賢奸若于不可太加旌別稍涉意氣國家之事大壞然罪人漏網復肆彈冠萬一營入政府又是亡秦之續蓋流彘之事人徒知衛巫監謗禍由民變而不知貪夫致之芮伯語語為民出脫歸責小人聲罪作歌傳播中外于是人心稍定奸人畏誅十四年二公得以展布其共和之力而無有間之者或亦賴于是詩之作歟共和者猶云協恭和衷也竹書創為立共伯和為君之事偽書之誤也

一章厲王不能庇其民而民病民之卒狂皆從病而致瘼字正亂之見端倉兄塡兮胡氏一桂云塡滿也積也言悲閔積滿於中也補正云古詩憂來塡心古賦悲來塡膺皆滿實之意

二章四牡旟旐傳箋俱指軍旅言之歐陽氏以為厲王無征伐事然觀下章孔棘我圉則此時必有邊圉之急如玁狁西戎荆楚淮北者詩之所有可補史之所遺民靡有黎壯者皆從兵役也具禍以燼僅存者

死亡之餘燼耳國步斯頻補正云步頻則蹙亂而易以顛蹶故以為諭

三章民為邦本國步之所資者民民病則無所資而天不我將矣天不我助而民困益甚居無所定徂無所往言民無所託命也　古義云柄政之君子實為國家之所維繫其持心當以無競為主用養和平之福誰為興兵構怨之謀以階之厲使從役之民飄泊無定至今如斷梗乎

四章土宇鄉土之居室也我代守邊之士自我也邊圉告急則有鋒鏑之憂

五章爲謀二句陸氏詩學云謀之臧之則亂雖大而自能削平　告爾誨爾正謀之臧也能序爵君子常尊小人聽役謀臧而民安矣以執熱爲喻胥溺爲憂時勢之急眞如溺如焚當如何警省起下章之不然

六章言君子仕亂世如向疾風而行氣息僾唈而不能舒肅進䢋使也皆釋詁文言川壅而潰禍亂已成

君子雖有進救之心乃曰時已無及惟農力自給而已所謂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皆不能序爵有以使之也故下章遂言流亂事

七章滅我立王流亂也稼穡卒痒饑饉也具贅卒荒一語雙承具贅承滅我立王所謂君若贅旒然也卒荒卒至饑荒也

八章不能序爵之禍至於此極故惠君必考慎其相相得人而天下治不順之君自獨俾臧故用小人而

天下亂下二章乃切責小人

九章當其未敗之時忠臣義士亦嘗痛哭言之無如朋友相譖不能相善雖有言而不入且進則擠之於前退則議之于後無往而不窮也

十章瞻言百里者早知有今日之禍也覆狂以喜者安危而利菑也胡斯畏忌謂聖人非不能言胡于此而有所畏忌不言哉特言之無益如下章所云耳

十一章言棄善如遺認賊作子讜言不能入矣民之

貪亂皆忍心者廹之民亦以忍心相應所謂俾民卒狂也

十二章此上三章皆言進諫於王而小人蔽之此章又將良人與不順並提以起下二章良人未甞不進言于不順者上不見聽于君下復見怒于友也　詩緝云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其來必有隧道必從空大谷中喻小人乗虛而至也蘇氏云征行也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征垢

發其中有之穢于外也

十三章不順者貪人也以大風之損物喻貪人之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見道聽之言則對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也既不能用其良矣反使良者而從我之悖其中垢而敗類如此俾我悖如董卓招致蔡邕王叔文之締好八司馬是也

十四章朋友指貪人所謂及爾同僚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于汝汝反來加赫然

之怒于已也

十五章傳云涼薄也箋云職主也兩章三職字正應誰生厲階誰字言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主為涼薄之人工為反覆凡不利于民之事為之如弗克勝民之所以回遹也言職競又言用力謂十分出力致之盖民之叛王實由小人非盡民罪以見罪之無可逃也起下章雖曰匪予之意

十六章民之變至今未定寇盜充斥實由盜臣之為

寇也今日者凉薄之人僉曰不可用以其反覆善詈也詈君子而盜主柄以為民寇真盜臣矣而彼猶曰王之暴虐使然匪予致之然我既作歌以揭其隱情肰暴露烏得而揜之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箋云從此至常武為宣王

之變大雅

美宣王者詩人體王側身修行遇災而懼之意因托為王自言以美之也

補正云首章靡神不舉虛言之以發其端也次章乃備舉所用事六章則追思歷年承祀之恭而冀神無怨恫也　始呼天而訴之繼疑上帝之不臨而后稷之不克救繼求助于羣公先正繼望哀于父母先祖終則歸命于昊天上帝而望其虞求其惠始言民之

無辜繼厥躬受其眚繼痛民無孑遺而先祀將摧繼懼大命將傾靡瞻靡顧而無所逃遁終則言大僚庶正左右親近莫不同心急民病以格天心人茍無棄其成天或終惠以寧言之序如此

一章寧莫我聽言豈莫我聽乎而旱如故也則我必有以獲罪者矣以起下章寧丁我躬之意

二章寧丁我躬蘇傳云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患也

三章如霆雷之畏正自已寫出兢業情狀盖以周室中衰所餘已無幾人又繼以旱則無有孑然獨存者是天不以餘黎與我也胡不相畏乎併先祖之基業亦將摧敗所以兢兢業業之至也說本補傳

四章云我無所言兢業之至臣民皆云王置身無所矣我之所以如此者以大命近而無處可以瞻仰顧望也故下文呼父母先祖而欲其哀之

五章蘇傳云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

苟吾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

六章言民命方急當勉力救之有畏懼而不敢去者但不知天何故寧病我以旱而不恤我也虞者度其平日祈年方社之誠意也敬恭明神宜無悔怒猶舜竭力耕田供爲子職我罪伊何之意非漫爲自信之辭也

七章凶年必殺禮故臣鄰渙散而無紀綱俚里通用

訓作賴字蓋人君所賴以袪旱者自郊徂宫禳于臨時祈年方社行于平日尊則上帝親則后稷助我則羣公先正恤我則父母先祖今皆不可恃至于庶正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無不周救不敢止息則舍此更無他術矣而旱猶如故于是仰天嘆曰我將何所倚賴乎

八章言大夫君子何所求而為我感格天心乎使百姓安而庶正以定也曰為我引為已責不敢以為共

有之事也瞻仰昊天曷惠其寧箋云渴雨之時也得

雨則心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

賞申伯焉

或曰周至厲王王室衰微諸侯肆行賞罰不行于上

則褒美申伯為可嘉錫命不行于下則錫命韓侯為

可嘉也然俱不足以盡序美字之意宣王時玁狁擾

于北王命尹吉甫伐之既平韓侯來朝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控制北方荆楚亂于南王命方叔伐之申甫近于楚足以牽制元舅出封所以威楚也東有徐夷之叛王自將伐之徐方既庭以齊為東諸侯長密邇淮徐因命仲山甫宣布王命即以備徐方者委齊侯盖數賢侯皆有用之才與之圖善後之計終宣之世不聞再冦此以見付托得人而中興之業於斯為盛故六月采芑常武所以美其始崧高烝民韓奕

所以美其終

一章詩雖送行而全神俱射著荆楚將宣王命申伯之意曲曲傳出於以見王謀為甚惑而王功為甚赫申甫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故既云維甫及申又云維申及甫二國在楚之北中國之南楚通中國之道也林氏之竒曰申初在王畿内宣王始分封之以扞城王室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於申合諸侯又在焉子重請申吕為賞田巫臣曰申吕

所以邑也以禦北方無申呂晉鄭必至于漢然則申
甫二國宣王本封賢侯以制楚不謂至春秋而見併
于楚也　䟽云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正謂德當
神意山神佑之使有賢子孫耳　傳云翰幹也箋云
皆以賢智入為周之楨幹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
之屏藩四方恩澤則往宣暢之按此三言已包括申
伯甫侯之功而王今日所以付托之意具見于此
二章亹亹言任事之勤承上于蕃于宣來南國是式

命為州牧使南國諸侯皆奉法承教不敢肆也登周禮注成也補正云猶定也登其民物之數世執其功即世守其政教徵令之常法也蓋定其成式然後其功可執

三章申伯之封本為彈壓南邦為前伐荊蠻善後計故又複言之因謝作庸表裏江淮扼荊楚之吭天南鎖鑰非申伯而誰

四章功事也申伯營謝之事名伯任之上二章言王

命名伯此實寫名伯營建事

五章路車乘馬即上章所賜者往近王舅補正云呼申伯而告之以之國之期既近故下章承以申伯信邁謝于誠歸按此可以不必改字南土是保南土諸侯保其土宇無相凌奪式之斯保之矣

六章徹土田定稅法歸于什一也徹土疆取其什一之稅以供委積也

七章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愧南土是保之命也文

武是憲不愧式是南邦之命也

八章通篇未嘗言德而末章特指出柔惠且直剛柔適中也揉此萬邦謂轡索在手控馭得宜其詩孔碩詩中皆國家治安之計天下重遠之任非徒頌美之詞也其風肆好言婉而多風欲其體會于語言之外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列國史補曰以世考之名戎之申侯即為藩翰者

之子也申侯忘父之忠以禍王室平王忘父之仇

而勤王師以戍母家皆非善繼志之孝子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宣王命名穆公平淮南之夷而淮徐之叛至勞天子

自將其勢亦岌岌矣迨徐夷納款非有賢侯為州牧

坐鎮其間非善後之計也齊太公之後五侯九伯齊

實征之故命仲山甫賦命于東而以東諸侯受控馭

於齊然則宣王招攜懷遠之畧綢繆桑土之計其美

不可勝言矣按通鑑前編宣王五年樊侯仲山甫城齊其時齊侯為厲公暴虐立十二年而被弑不足與中興之業文公即位乃能誅弑君之賊七十人雄才大畧有足取者故宣王以東事委之也據史記年表文公立于十三年與前編五年城齊之説殊戾葢城齊在淮徐既平之後宣王用兵自有次第未必自將伐徐先諸臣而輕出也前編紀年殊不足信

宣王承厲王之亂諸侯往往不知有天子江漢去鎬

京絶遠徐方新服齊曹皆有弑君之禍故因城齊之役天子大臣奉使宣布王命巡歴東方侯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此宣王命山甫之意也故城齊之命至後二章始㸃清知前屢言王命乃宣布政教之命也

宣王于申伯則命之曰南土是保于韓侯則命之曰幹不庭方而于齊獨無所命者葢三詩皆作于吉甫而此詩送仲山甫之行非送齊侯之行也故不及勉

齊侯之事然曰明命使賦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則所以命齊侯者宣王早授意于山甫矣

一章天生天子以保烝民復生賢佐以保天子懿德性成物則天授保茲天子一語為通篇主腦

二章天子是若非以順為正也蓋訏謨碩畫經久善後之計克當上心而王使布明命于四方也

三章集傳式是百辟當為冢宰王躬是保當為太保蓋三公也出納王命以下又今日之新命周室中衰

凡事頹惰須一番整頓方是中興氣象出而布政于
侯國入而奏事于朝廷吐納賴之故以喉舌為喻
四章肅肅王命即賦政之命也邦國若否內有平亂
扶危崇善簡惡作用
五章不侮矜寡民隱得以上聞也不畏彊禦亂賊不
得肆行也二者是賦政中之大綱領
六章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不指平日言如徐方
之繹騷列國之僭亂皆袞職闕處使之帖然安靖所

謂補之也

七章仲山甫出祖以下乃車徒之盛每懷靡及恐無以稱上意也此章方點出城齊之命

八章式遄其歸知其必卒事而歸非欲其亟歸也永懷即靡及之懷也以慰其心備陳山甫之才德足以勝之無不及之虞所以慰之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錫命諸侯

北方之國追逐貊雜處玁狁之强至侵鎬及方深入内地宣王命尹吉甫六月興師可謂急矣玁狁既去因為善後之策韓武之穆也其先世封于韓為并州牧而韓侯新立來朝王知其賢仍命為伯為北國之長以榦不庭方者委之崧高烝民二篇時時提出王命此篇曰王親命之則吉甫所以贈行者其即所以美宣王也歟

一章冩韓地廣大富饒先從鎮山說起有倬其道見

車書一統北國朝貢皆由此入蕩蕩平平倬然明顯
𩘠不庭方上二篇皆有此意而言頗隱躍此因玁
狁諸夷最强故直指以詒之𩘠者正也無事則正其
疆界以安之有事正其罪惡以討之必先正已而後
正人故以夙夜匪懈虔共爾位立其本
二章言錫予之典三章言祖餞之儀周自汾王失道
諸侯嗣立多不請命王朝宣王鋭志中興韓侯初立
士服入見又以先世封圭合瑞于王可謂恪恭守典

矣于是侈陳錫予之隆見天朝之寵再言祖餞之盛皆天府之珍厚往薄來燕饗以禮朝聘以時正赫然中興之治　顯父之餞奉王命也或云朋友之情或以顯父即蹶父之字又云詩即作于顯父皆臆説也四章言韓侯取妻五章言蹶父擇壻于王朝無甚關係不知侯國富盛禮儀豐備正中興之功遍滿宇宙處　介圭入覲君國之始親迎以娶人道之始皆禮之大者也况以强藩連姻畿内之臣而親迎蹶里躬

事御輪則平日之恪恭秉禮守典承休于是可見寫得絇爛炫耀于中興氣象奕奕有光

孔樂韓土以下言韓國川原之美生物之繁因以見國富政平民安俗美以作諸侯之長儼然北門鎖鑰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無須山甫之城齊穆公之營謝自足為天子外蔽原解云令王以韓先祖世為牧伯因其國近百蠻命韓侯以追人貊人奄受北方之國而為之伯教以修其城深其池治其田畝清

其稅籍各以地所有或以時入貢此皆牧伯之事也此正緜不庭方作用盖北方甫靖綢繆未雨虔共爾位以佐戎辟不外此也墉壑畝籍指北國之在服内者獻其貔皮赤豹黄羆指追貊之在九服外者任之専而責之備宣王圖治之心急矣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

黄氏集解江漢一詩乃召公還師奏凱之日論功行賞之時所作也然伐淮南不知確在何時史記宣王紀但言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北伐南征事皆失載金氏前編紀年多不可據盖是時淮南北諸夷俱叛王命召穆公先率江漢諸國舟師順流東下擊淮南之夷而王以大軍駐淮上由淮南達徐進討徐方耳故淮南平而淮北亦落膽

一章武夫滔滔先以江漢起水勢軍威有聲有色

二章孔疏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按止云武夫洸洸而戰功不及敘匪獨王師有征無戰亦以文德為重而武功從畧此吉甫通篇之微意也四方指淮夷四方之國從亂者觀下式闢四方自知

三章提出江漢之滸言自江漢水厓諸侯無不闢其侵地而定以徹法不獨淮夷也王命名虎蓋奉命伐暴即兼有是命至此言之歸美于上也叛亂之地必

侵疆越畔厚歛横征名公一時釐正之言瘖瘢甫定即奪其侵地非病之也諸務未遑先平賦斂非過棘也葢分土而治什一而税先王立極欲其于王國來取中已耳于疆于理兼承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來至于南海無不闢之土無不徹之田又不特江漢之滸而已

四章武功既成疆理既定王乃命名虎曰南民不沾王化爾來玆土徧布政教厥功大矣爾既開敏其功

我用錫爾祉此承上起下之辭

五章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推恩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加地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言其功即康公佐文武之功其賞即文武命康公之賞也此承用錫爾祉來

六章考成也湛露在宗載考是也作為也公謂虎以孫繼祖敢不成召公之功而祝天子之壽又願天子之為文武也又言文德洽此四國見武功非所尚意

其後王師敗績姜戎中興之業頓隳矣吉甫之慮遠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篇名常武猶武王樂名大武也然惟不黷武乃能常有此武常武者欲其威武常赫而不可妄有挫折也

續序者將常武析開非是

一章皆命皇父之辭皇父南仲之後以卿士而兼太

師也

二章皆命程伯休父之辭留者如後世設流官以重兵鎮其地處者如後世遷延之役三事就緒王師如時雨之至而不受兵害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

三章周室中衰淮夷諸國不知天子今者張皇六師黄屋左纛中見嚴威天子焉士卒孰不盡力諸侯孰不用命真如雷如霆雖未至其地徐方安得不震驚乎此寇準所以勸駕親征也然不善用之便爲王振

之土木故必舒徐安固而作軍行三十里緜箋云緩也舒徐安行不疾也匪怠緩而遨遊不徐也此王師之敬戒處

四章以下俱承有嚴天子來仍執醜虜傳云仍就也箋云醜衆也虜服也就執其衆之降服者夫既降服猶就執之是秦白起之坑趙卒也竊謂醜虜掠得之衆也則執其平日之害民者嚮導者黨賊者而誅之

淮浦之歡聲載道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天子以天下

為家王師所至之處即為王師之所有我陵我阿我泉我池氣象此征淮浦從亂之國尚未至徐境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興師策命之詞觀王謂尹氏一語自見此時未至徐土并未至淮浦也赫赫業業二章則至淮浦而徐方驚王旅嘽嘽一章則至徐土而徐方服末章則所謂不留不處而三事就緒矣經文自明讀者錯會乃生枝節

五章王旅嘽嘽以下極寫王師之必勝蓋天子親臨

徐土也濯者洗滌其腥穢而沛以時雨故曰大征

六章連說王武王師王旅而歸本于王猷正行師之

大主腦允塞推心置腹開誠布公而無詭秘之謀也

著此一語以前寫兵威處纔是堂堂正正王者之師

來來降也來同無不來也來庭來而稽顙于天子之

庭帖然服罪也不回世世稱臣猶云南人不復反矣

一步深一步以明天子之功四方未平王奮厥武四

方既平王曰還歸王師之出全為四方起見武不可

黷不留不處無害三農皆王猷中早定之矣

常武六章章八句

大雅美宣王者蓋六篇吾于是而知宣王中興之功也雲漢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雖曰憂旱過甚之辭而兵火饑饉之餘户口亦寥寥矣崧高曰徹申伯土田韓奕曰實畝實藉江漢曰徹我疆土知侵掠兼併横征厚斂無國不然矣城申城齊韓奕曰實墉實壑則知名城之隳壞溝洫之壞不可勝言

矣韓侯之朝而津津稱美則知朝覲之禮闕矣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則知方物之貢稀矣而況玁狁北侵荆蠻南擾淮南北又告驚于東使非召虎吉甫諸大賢扞掫于下宣王勵精于上驪山之禍又何待幽王之世哉盖厲王暴虐沈湎燕喪任用强禦掊克衛巫監謗何異秦之偶語棄市乎川壅而潰流王于彘復欲得太子甘心焉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周召二公口瘏手据者十有四年不過安輯

畿内措拄未亡而邉境之抄掠四方之不庭偭規敗度皆未遑問亦勢有所未能也宣王鋭志中興南征北伐威武奮揚諸侯各守典奉法朝貢弗怠至東都之會而周道粲然復興然其力為巳艱矣乃不終厥德料民太原不籍千畆殺杜伯而非其罪詩人作刺而不知警至為姜戎所敗幽王繼之周室遂東嗟乎以尫羸之疾用藥石而愈愈而復病病而酖毒繼之有不殞其元氣而速之斃也哉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云從此至召旻為幽王之變大雅

老夫灌灌又曰匪我言耄已非少壯矣今歷年既久

又刺幽王大壞則此非板之凡伯明矣按春秋魯隱

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去幽王時又六十餘年殆

昔凡伯之後歟

一章孔填不寧補傳填塞也天何不惠養我乎使我

甚卬塞不遑寧處也

二章承上罪辜不收來女反有之是無故而削其土地女覆奪之是無故而據其人民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鄭本掇于此末呂成公改屬下章是也

三章匪教匪誨李氏集解曰幽王為人教之誨之藐然不聽其所聽者惟婦人寺人而已　丁奉聰言婦有長舌其自此詩倡言乎然亦泰誓牝雞之謂也夫謂惟厲之階者幽王之厲甚矣申后黜而太子廢家厲也小人盛而刑獄繁國厲也諸侯叛而夷狄侵天

下厲也三川竭而岐山崩天地厲也凡此諸厲皆從婦人之舌以為階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而不言其所以滅然則所以滅者此舌耶

四章哲婦之窮鞫君子也忮害變忒無所不至始則譖愬以離其交終則背棄以斥之去豈不曰為惡已極哉而王反曰伊何能為慝宜其無所忌憚也

五章天之刺王神之不福王者以不忌介狄而忌正人也天責人怒便是不祥記云端冕則有敬色縗絰

則有哀色當此菑害並至宜其有憂懼之心慘戚之色方見威儀之類乃賢人正士以為可弔者而安危利菑怡怡自得絶不見憂戚之容故視正人惟恐不遠人亡而國殄矣　時尚未有戎禍詩人何以云舍爾介狄蓋戎之强宣王之世已然北伐南征東討獨于西戎則委之秦仲孤軍深入最失策也卒為戎殲又以兵七千人與其子莊公勝之然未聞西戎之叙未幾王師敗績于姜戎戎之輕朝廷乆矣幽王繼衰

其有不駸駸乎窺中國哉然則戎之焰已熾戎之禍已萌凡伯云然驪山之變其殆有以灼見也夫

六章即承上文天人並提覆說一過令王惕然自省七章我為王我之也言不先不後自我致之也然自我致之亦自我挽回之我皇祖以關雎之淑女興周我以梟鴟之哲婦亡國無忝皇祖則去讒遠色尊賢使能何天心之不鞏神怒之不回也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大壞見天下事不復可為而宗周遂滅也然忠義不死之心未嘗絶望于其主故上篇欲其無忝皇祖此篇欲其用召公之臣孝子之于親也不以疾不可救而不藥忠臣之于君也不以國將亡而不言其心一也篇名召旻旻閔也哀也哀天下未嘗無召公之臣而王不能用此凡伯作詩之意也

一章篤厚而力也其降喪亂厚而力斯謂之疾威箋云卒盡也荒虛也國中邊陲無民則空虛矣諸侯安得不叛四夷安得不起末章所謂日蹙國百里是也二章以其害正人故謂之蟊賊訌潰也蟲食禾于內則禾潰小人構陷于內則君子亦潰以其啜亂國政剝喪元氣故謂之昏椓共恭同靡恭肆行無忌也以其心術邪僻故謂之回遹潰潰汦亂也皆天降之罪罟以羅天下之善類也王不去之而反用之以安定

我邦降喪之所以日篤也

實靖夷我邦由于不知其玷耳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而賢人貶斥

四章舉錯失宜民受其害居圉所以卒荒也如歲旱之時草安得茂又如水中浮草流亡轉徙無所依泊我相此邦亦無不潰止也民逃其上曰潰潰茂補傳云潰敗也草不敗其茂乎兩潰字無異義

五章彼疏斯粺箋云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

黨反食精粺女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日進乎况
況同滋也原解云乃專主滋甚為害日引長而無已
也
六章池與泉有由竭喻亂有由生孰生之小人生之
也今為害已深而猶專滋矜大獨不思亡國害亦及
其身乎所謂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我代小人我之
也
七章日闢國百里人心歸附三分有二或疑有礙文

王臣道不知立言在有天下之後也不尚有舊非無耆舊之臣如召公者而王不能用可哀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陳氏傅良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王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序補義卷二十二